

心悦诚评

心悦之，
诚评之。文学、书画、摄影、音乐……
诚邀您一起聊经典，谈创作，评作品。

欢迎您的来稿

投稿邮箱：
wanbaofukan
@163.com
请在主题标注
“心悦诚评”。

潍坊晚报

2024年6月20日 星期四

值班主任：陈晨
编辑：鲍涛
美编：王蓓
校对：曾艳

莫言作品以话剧形式呈现并不陌生，《我们的荆轲》《霸王别姬》迄今已在国内外先后上演百余场，小说《蛙》《红高粱家族》都曾被改编为同名话剧，但《鳄鱼》是带着“莫言转型”标签大热的。

2019年，莫言与余华、苏童一起拜访莎士比亚旧居，在莎翁塑像前表达了自己投入戏剧创作的雄心：

“我曾发下誓言，用我的后半生完成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转型。”2023年，莫言推出重磅新作《鳄鱼》，见证着他曾经的誓言，也是他从小说家到剧作家的华丽转型。2024年6月，《鳄鱼》全国首轮巡演来到潍坊，习惯了看有字幕的影视剧，为了能更好地欣赏剧院演出，我事先购入剧作文本一睹为快。

文本给人无限想象的空间。尤其第三幕，单无惮发妻巧玲与情妇瘦马的那段冲突戏份。看过张凯丽在多部电视剧里演的母亲，《我们结婚吧》中与亲家母吵架的戏犹在眼前，对邓萃雯在《徽娘宛心》《金枝欲孽》中的表演记忆深刻，甚至自以为是地脑补了两人“对决”的画面，但屏幕思维限制了我的想象。在大剧院看完《鳄鱼》最大的感触是——欣赏舞台艺术，还是要到剧院。原以为脑补的画面挺精彩，但那是基于电视屏幕内的场景，而剧院舞台更具象化，演员所表现出的戏剧张力与爆发力是惊人的，尤其两人撕打在一起，巧玲拳打脚踢瘦马时那个画面，与在屏幕中的表演是完全不一样的。从节奏感而言，文本的阅读节奏由读者，舞台节奏则在演员，《鳄鱼》演出节奏或快或慢，完全是为抓住观众情绪，吸引观众跟着舞台节奏入戏。

莫言在新书宣传视频中说，在话剧舞台上讲外逃贪官的故事，“我敢比较负责任地说，这样的人物形象起码在中国的话剧舞台还没有出现过”。

《鳄鱼》四幕九场承载起十年的时间跨度，以时间顺序为叙事逻辑推进，200分钟的舞台演出集中呈现了主人公单无惮三次生日的核心场景。他在55岁生日派对上收到贺礼“鳄鱼”，并由此展开，65岁生日时“在鳄鱼肚子里”。通过这样一条无限生长、最后还会说话的鳄鱼，挖掘人性深处的秘密，探讨“欲望”这一主题。

剧中欲望最强的，无疑是单无惮这一形象，他的“贪腐之路与大多数贪官类似，只是手笔较大，不零敲碎打”。所以，他外逃之后仍是财富的核心，养着秘书和佣人，继续被称呼着“老爷”“市长”。围绕在单无惮身边的，有观赏鱼商人老黑、混在美国的牛布、好赌好色的秘书等有贪念、想从他身上攫取利益之人。

而无论哪一个人物形象，都同“鳄鱼”这一部剧最关键的意象结合在一起。在我看来，“鳄鱼”形象对欲望的表征作用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：一方面，从艺术形象上来看，鳄鱼颜值不高，生性凶恶暴戾，白天潜伏、夜间觅食的习性像极了那些无法光明正大生活的人。另一方面，从内涵特征来看，它从一条三十厘米长的小爬虫长成一条四米长的庞然大物，其实，

“人的欲望就像鳄鱼一样，如果有足够的空间和营养，便会快速生长。”“欲望，这万物繁衍的原动力，这毁灭一切的魔鬼。万物因你而美好，万恶因你而产生。”

剧中还有多个符号化意象，鳄鱼枷、美人枷、铜钱枷、权力枷、政治枷……以行为艺术对人性进行批判。单无惮“敢保证它一百年后还屹立在那里”的青云大桥是贪腐明证，开场时正逢通车典礼，却在十年后坍塌，也象征着“青云之志”及理想信念的崩塌。瘦马每次下楼时的红绳子，既有她情人身份的飘摇之感，也有人性、官场“哧溜下来容易，爬上去可就难”的象征。

除了探讨“欲望”的主题，我非常喜欢“好玩”的台词，歇后语、谐音梗、化用广告流行语等，前三幕引得我不时发笑，轻松幽默中带着荒诞夸张的意味。

从《鳄鱼》意象看人类欲望

□齐英华

三个向度的“破圈”之鳄

□陈豪

日前，莫言带着《鳄鱼》回家，在潍坊巡演，备受关注。这部由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原创剧本、中央华戏剧精心制作的话剧，情节设计巧妙，舞台呈现独特，自成功首演以来持续升温、火热“出圈”。其最大亮点在于文学、戏剧和市场三个向度上的融合创新、有效互动，通过相互赋能、向“新”而生，成功实现“破圈”突围。这也正是该剧积极的现实意义之所在。

文学是艺术之母，文学性决定着一部戏的“灵魂”高度。但对于剧本创作来说，历来是“行当里的事情”，文学作家想要直接介入，往往有着“隔行如隔山”的跨界隔阂和“破圈”困境。近年来，莫言立志打破“诺奖魔咒”，誓要完成从小说家到戏剧家的转型。在《我们的荆轲》《霸王别姬》剧本创作的有益探索和具体实践基础上，他大胆延续自己在文学创作上的魔幻现实主义叙事手法，以传承和创新交织相辅的形式完成话剧《鳄鱼》剧本创作，一经推出便受到追捧，引发热议。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作为当代中国文学的一座高峰，捉笔原创剧本，就已经给该剧完成了一种文学性的专业“背书”。而文本中巧妙运用“鳄鱼”这一意象，显化长期被人类忽视却真实存在的“欲望”，阐明放任欲望膨胀只能是“鳄”梦一场，最终会被欲望反噬而亡的深刻主题，在逐步升华中完成了人性哲理的叩问，进而向人类精神的最深处探寻。这些都为《鳄鱼》“破圈”奠定了坚实的文学基石，提供了一种“必然”保障。

戏剧之美，在于由“表”及“理”，话剧也是通过舞台表现来感受思想震撼。而对于《鳄鱼》这样一部以魔幻现实主义创作手法观照当下生活，对时代现象乃至人文精神进行深刻思考的作品，如何将其成功搬上舞台并进行精彩演绎？如何通过戏剧表达对原作进行准确叙事、抒情、表意？这不仅给导演和演员带来考验，更给整个团队带来美、音、服、化、道全方位的新挑战。令人欣喜的是，从最终的舞台呈现来看，光影营造、舞台设计、音效运用等形式创新与时代审美融会贯通，演员表达精准到位，巧妙设计的莎士比亚式内心独白等艺术烘托也张力十足，这些都为作品从文本到舞台的二度创作成功助力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，投影上的电子之鳄、幕布上的影像之鳄、鲜花营造的抽象之鳄，在突破文本局限的同时，将原作中的内心之鳄准确外化，让舞台之鳄更加立体丰满、生动形象，为现场观众营造了新的戏剧体验。纵观全剧，正是这些“破圈”之举，有力支撑了整体的剧作表达，准确传递了艺术思想，最终赢得观众认可、引发心理共鸣。

聚焦到市场向度，放眼当下整个文化艺术界，平衡好经济的市场与大众文化的市场，是一道人人都在努力破解，多数人却又感到费解、难解的现实课题。但话剧《鳄鱼》仿佛深谙“破圈”之道，在做好上述文学和戏剧两个向度“功课”的同时，按照市场规律打出了一手好牌。在“名人效应”上，除了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莫言这张王牌，演员方面吸纳了赵文瑄、张凯丽、邓萃雯、么红、白凯南、李宗雷等一众实力派演员，星光熠熠，十分吸睛。在“品牌效应”上，中央华戏剧始终坚持其人文深度、美学探索和精品意识打造品牌、赢得观众，《如梦之梦》《犹太城》《悲惨世界》等代表作品和导演王可然鲜明的艺术表达，都是有口皆碑。在演出安排和宣传推介上，完成“苏杭首演季”后随即开启了上海、南京、福州、烟台、郑州、广州等全国巡演，直至9月1日在北京首

轮收官。除了每场演出前的新闻发布会和见面会，演员人员还在“小红书”等备受青年青睐的网络新空间上积极互动、大力宣发，这也让《鳄鱼》更为多元、更趋新颖。一系列的“破圈”努力，成为了市场之“鳄”的有效探索手段，尝试新路径、拓展新空间、迎接新观众，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话剧的观演互动，向“新”而生。

三个向度的“破圈”突围，必然引发“1+1+1>3”的叠加效应，让《鳄鱼》赢得市场与艺术的双丰收。随着巡演的成功推进，鲜花与掌声已经给予印证。而观剧之后，这些“破圈”“叠加”以及多方共赢的“鳄鱼现象”和发展路径，则更加值得我们关注、借鉴和思考。



话剧《鳄鱼》剧照（资料图）